

江甯縣文獻委員會印行

東山瑣綴

盧前著

東

山

瑣

綴

東山瑣綴目次

東山備乘	(一一八)
民國以來江甯長官表	(九一二)
書林別話	(一三一—二四)
織造餘聞	(二五—二八)
鳴史	(二九—三三)
俗語三家對	(三四—四三)

東山備乘

東山卽土山，在城東南二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無巖石，故曰土山，輿地志云：山下有湖，方山至京師，此爲半道，今謂此一山下道爲半道。

建康實錄：吳景帝自會稽至曲阿，有口翕干，帝速行，卽日進至布塞亭，孫琳迎於土山之半野，晉石季龍入寇，蔡謨所戍，自土山至江乘，太元八年，秦苻堅衆號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懼，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寐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命駕出土山墅，張舉，親朋畢集，方留玄圍棋賭別墅，遊陟至夜，方還府內，達明，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又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木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日費萬金，世以此頗譏之，安殊不屑意。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謂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卽土山是也，謝安棲遲東山在會稽，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蔣廟東北，宋劉師棲息之地，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勳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

沈約郊居賦有云，臨巽隅兮縱目，即堆塚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安。

李白詩云，不問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又云，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軒掃白雲。

宋蘇軾東山詩云，謝公含雅量，世運值艱難，况復情所鍾，感愴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懽，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獨攜縹緲人，來上東山巔，故懷事物外，從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發清彈，挽轡記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痛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連。空餘行樂地，古木昏蒼煙。

明姚汝循東山懷古詩云，晉運遘陽九，六合如瓜分，秦兵劇虎狼，玉石將俱焚，誰知東山士，倏起策奇勳，談笑排梓間，萬里清妖氛，功成了不有，還尋麋鹿羣，左手挈明月，右手攜白雲，縱浪巖壑間，風流千古聞，我來訪遺蹟，薔薇花正芬，斯人不可見，惆悵下斜曛。

明、黃姬水詩，昔臥會稽客，因留東山名，宛然林泉趣，猶是謝公情，遠墅草全沒，空門臺半傾，誰知遊衍者，偏解慰蒼生。

崇禎間，詞人易簪吉金陵六十詠之一，詠東山，序云，晉謝太傅家會稽之東山，既領朝宗，念東山不

置，以此山類東山，故建樓臺於上，因以東山名之，地舊名土山，今俗尚以舊名，其南有石山竹山，朱元介少宰云，其地有八山，以八音名，清平樂詞云，愁懷如掃，足見登山。好，百丈游絲頭上曼，似網住晴暉了，是誰攜妓相嬉，要將人比花枝，我所思兮東嶺，春風勸盡深卮。

南京設市，未幾，遷縣治於東山，於時東山猶稱土山鎮，自鄉鎮劃併後，改爲東山鎮，初立江甯實驗縣，廢實驗縣，復稱江甯縣，移治伊始，築縣府，樓宇宏壯，淪陷時，尙屹立無恙，勝利前夕，火，樓竟燬。

縣府去東山二百公尺，竹山則距離五百公尺，謝墅所在，今爲江甯忠烈祠。

東山鎮人口計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男四千四百四十一，女四千一百八十，此爲民國三十七年七月間統計數字，東山鎮之出產，仍以稻麥爲大宗，依全 一五二〇〇畝計，每年約產水稻五萬餘担，小麥約七千餘担。

今江甯全縣面積共爲一百零七萬九千三百零九畝六分七厘，人口照七月份統計數字爲準，合計四十四萬六百五十四人，男爲二十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三人，女則二十萬八千七百二十一。

全縣應征田賦稻穀共二十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市石二斗三升五合，以上畝數等均係三十六年度應徵數

字，所列稻穀數，包括征實徵借公糧積穀附加各數共如此。

全縣爲三十一鎮，十五鄉，四百七十六保，六千八百三十四戶，鎮曰：東山鎮，岔路鎮，上高鎮，淳化鎮，解溪鎮，橋頭鎮，殷巷鎮，板橋鎮，江甯鎮，牧龍鎮，銅井鎮，陸郎鎮，谷里鎮，東善鎮，元山鎮，陶吳鎮，朱門鎮，橫溪鎮，丹陽鎮，秣陵鎮，祿口鎮，秦曹鎮，銅山鎮，湖熟鎮，龍都鎮，秦墅鎮，土橋鎮，定林鎮，龍潭鎮，樺山鎮，棲霞鎮，鄉曰：風雅鄉，西安鄉，仁孝鄉，和平鄉，京六鄉，丹桂鄉，青林鄉，孟北鄉，阜東鄉，上烽鄉，鶴輪鄉，天昌鄉，靖安鄉，三楊鄉，堯辰鄉。

鄉鎮之可考者，據至正志，淳化鎮在上元縣東四十五里鳳城鄉，宋淳化五年置，陶吳鎮爲金陵鎮，在江甯縣南六十里，本陶吳鎮，宋景德二年改爲鎮，元置稅務於此，江甯鎮，在江甯縣西南六十里，元設巡檢司於此，土橋鎮在上元縣東南六十里，與句容縣西界，秣陵鎮在江甯縣南五十里，元有稅務巡檢司，今攝山鎮棲霞鎮，則作棲霞市，在上元縣長甯鄉攝山棲霞寺之前去城四十五里，祿口鎮作路口市，去城南七十里，靖安鎮則作靖安市，銅井鎮則作銅井鋪，爲九鋪之一，係西路，直抵太平路界慈湖鋪，想當日其間已有馳道矣。

東善鎮，相傳太平天國時爲官軍區，吾鄉詩人金甯勉先生和痛字篇十三日，所謂兩日善橋飯，三日龍

溪眠，一日脈要村，五日鍾山巔，善橋即在今東善鎮也。

易月槎震吉秋佳軒詩餘，滿江紅九日東山云，節屆登山，便直到山之絕頂，殊可愛重巖細菊，逗遲秋景，佳色曾娛彭澤令，瘦容欲學東陽沈，看丹楓墜葉雜花閒，渾如錦，少長集，非邀請，開口笑，都狂歡，親人逢佳序，惟應酩酊，三戶孤村香橘柚，一灣野水來漁艇，忽風飄舉手快捫頭，將冠裝，念奴嬌東山卽事云，家山巋巋，見余歸勃爾頓增雄嶺，心折運天橫一片，只有殷勤下拜，春色纔臨，春聲偏脆，山外擔花寶，衰頰白未，枝兒要想斜戴，高興與卻單衣，衣雖典盡，未了壚頭債，填壑填溝無不可，堪笑老夫疏態，攔枝登臨，徘徊往事，謝傳風流在，客遣足錦，倩誰裁作詩袋，曉明時，東山之繁庶，似尙有甚於今日者。

東山之初設治，梅思平以教授出任縣長，雖曰實驗縣，所實驗者多出己見，及今未嘗有留續，可知其虛設矣，彭百川接任後，第一區督察專員胡次威亦居於是，專署專縣府同樓辦公，百川一教育家，凡所經營，多作久遠計，嘗邀予爲修縣志，並示以新村計劃，余未及受塵，而時事日亟，其時聞川人楊廉在東山置產最多，然亦未有營建，未嘗拊髀耳。

縣級機構最夥，今所有者曰田賦糧食管處，曰民衆自衛總隊部，處長總隊長皆縣長兼任，副處長餘人

文，副總隊長孫遜，曰警察局長王開華，曰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時鳴九，曰保安大隊，大隊長馬春生，曰稅捐處，處長周仁洛，曰衛生院，院長馬龍瑞，曰縣專用電信所，所長祁振黃，曰農業推廣所，主任陳鴻祥，曰縣地籍整理處，處長張祥麟，曰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盧前，曰公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嚴必康，曰積穀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葛修銘，曰縣銀行，經理馮順伯，曰縣立中學，校長蔣瑜，曰民衆教育館，館長周文煥，曰新生活運動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祝錫庚，曰童子軍理事會江甯分會，主任委員祝錫庚。

江甯之商會，理事長熊仰蘇，農會，理事長趙一鳴，教育會，理事長張耀南，漁會，理事長皇甫軒，中醫師公會，理事會馬益吾，醫師公會，理事長戴鴻濬，婦女會，理事長姜子榴，工會，理事長孫華連。

縣參議會參議員六十五人，議長葛修銘，副議長蔣瑜，往年集議，余嘗列席，議員選自各鄉，頗多專家，如中央大學農學院耿以禮教授亦海內名學者也。

縣政府之組織，縣長下設主任秘書一員，秘書二員，共分五科，各設科長一員，又指導員四員，督學三員，技士四員，技佐一員，軍法承審一員，地政專員一員，地政技術員二員，會計主任一員，人事

管理員，佐理員各一員，統計員一員，主任合作指導員一員，合作指導員四員，度量衡檢定員一員，軍法書記員一員，科員十七員，事務員十六員，雇員十四員，共計六十六員，似昔日之縣府職官稍減矣。

縣立初級中學一所，校長蔣瑜，私立中學四所，在板橋者曰三山中學，校長彭根祐。在陶吳者曰培理中學，校長曰馮世光，在棲霞者曰建設中學，校長楊克昌，曰宗仰中學，校長楊禮治。

中心國民學校六所，曰東山、曰解溪、曰霞巷第一、第二、曰淳化、曰靖安，而各鎮鄉所設國民學校共四十所，淳化、板橋、江甯、陶吳、秣陵、祿口、湖熟、丹桂、龍潭、九校學生皆在三百人以上。岔路復有中正小學，東山有駱村小學，青龍山有勁園小學，板橋有資源小學，又皆私立者也。

今縣長黃相悅君，江蘇睢甯人，歷任福建崇安、羅源、德化、福鼎諸縣縣長，轉任本省淮安縣長，還都以前，來江甯，受命艱危之際，亦一時之幹材。

行憲以後，江甯所推國民大會代表爲張世希將軍，縣人當選立法委員者曰林棟，皆余所認知者。

今年七月，余銜行政院命，督導救濟特遣至鎮江，嘗與江蘇省主席王懋功君談江甯縣治，不知何年始可重建東山，今日之東山，繁庶不如板橋，甚至不如江甯鎮，與其守待，何若暫遷，王君亦繼余言。

余在修南京市志之始，據甘紹澤上江兩縣志，斷自光緒元年，下建民國十五年，市縣分治以前，撰舊志補，此市縣可應共有者也。江甯既轉移東山，自後當別有志，今年數至東山，采其可錄存者，削彙一卷，俾他日有所取資。題曰東山備乘云，時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

民國以來江甯長官表

舊志有守令表，或曰牧令，民國後，始則設府知事，繼改縣，曰縣知事，自國民政府成立，稱縣長，江浙淪陷後偽維新政府，於各縣復縣知事，偽國民政府，又改曰縣長，復員後仍縣長名，前後三十餘年，其人姓氏，已難查考，及今不記，則他日必益感困難，因寫爲長官表，儻有闕漏，願邑賢有以匡正之。

南京府知事、辛漢、江甯、民國元年履任。

案：首任長官翟之先生爲本縣人，其後改任議員，於時府衙在今慧圓街，吳宮館店卽其址也。
江甯縣知事、陸維理、江甯、民國二年履任。

案：蓮孫先生原在辛知事幕中，任祕書，至是升擢。

左林周、安徽人。民國四年履任。

樊溥霖、籍貫不詳。民國四年履任。

吳其昌、江西人。民國五年履任。

案、秀之先生，予但知其爲舉人出身，先姑文鉛山蔣紹白嘗居吳幕，用是曾識其人。

孫錫麟、江蘇人。

高桂馨、吉林人。

曹弼鵬、湖北人。

案、右列三君，未詳其履任年月，約在民國七八年至十二三年間。

吳耀春、湖北人。 民國十三四年履任。

案、養田先生爲北伐成功前一任知事，以上各任公廨在今三坊巷。

縣長、蕭養晦，湖南人，民國十六年履任。

周 浩、貴州人，民國十六年履任，十八年交卸。

案、少衡先生頗有能吏稱，於時南京已設特別市，市長爲劉紀文，縣市間糾葛，劉周之所處理也。

王 垚、浙江人，民國十八年履任，十九年交卸。

冷 雋、安徽人，民國十九年履任，二十一年交卸。

案、薦人於時年甚少，政績亦不後人，其後調任上海縣。

趙中、鎮江人，民國二十一年履任，二十二年交卸。

案、以上各任雖在市縣分治後，仍居城內辦公也。

梅思平、浙江人，民國二十二履任，二十六年交卸。

案、思平以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來任縣長，於時江甯爲實驗縣。始遷東山鎮，徒得實驗之名，數年間，未能有所建設，至可憾也。

彭百川、江西人，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履任，戰時卸任。

案、百川爲一教育家，來任縣長，曾邀予之東山遊覽，頗有意經營成一新局面，未幾而抗戰軍興，南京陷，江甯亦隨之淪沒。

林杞、江甯人。

案、梓章爲子碩丈長子，以軍人游學京郊，省府乃派充縣長，住霍里。

張雍冲、句容人。

楊鼎侯、高淳人。

蔡爲端，溧水人。

案、以上兩任縣長，皆在淪陷期中就職者，起訖年月，已難詳考，於時，有僞縣長龐振乾，江寧人，（初在城內辦公，未幾亦移鄉區），僞縣長洪客塵，福建人，陳璽，江寧人，劉植，山東人，終淪陷之八年，僞官亦經四任。

黃相忱，睢寧人，三十四年十二月履任。

案、東南收復，相忱卽到職，於時尙未還鄆，迄今已任事三年矣。

書林別話

鉛槧盛而雕版術日衰，世多不知刊刻爲何事。三四十年來舍南北二京，惟武昌開封長沙成都尙有刻手。然所刻書屈指可數，而雕版之技藝，能譚者已尠。不出二十年，斯道必中絕；不有紀載，則他日孰知前此成書之程序耶？是亦書林談助也，爰補長沙葉氏之所未備，題曰書林別話。

或曰：排版速，成書便，印行惟恐其不多；予嗜古故愛刻書，實則機器發明以後，刊刻早應廢除！予曰：不然，大量出版，鉛槧誠愈於雕版，而雕版之長，有非鉛槧所及者：刊刻旣成，隨時可以印刷，一也。印刷多少，惟君所欲，減澆版之煩勞，二也。刻版隨時可以挖補，可以修改，可以抽換，皆不需重新排字，三也。手工印刷，墨色經久，不患油漬，久而愈純；一編在手，墨香滿紙，此惟藏家能賞會之。書固不必盡以多爲貴者，文章之妙，益以剞之精，二美輝互，不亦娛心而悅目乎？是故鉛槧雕版，無妨並存。

一書之成，自定稿以至裝訂，其步驟十五。曰：選料，寫樣，初校，改補，覆校，上版，發刀，挑刀，打空，鋸邊，印樣，三校，挖補，四校，印書。

刻書謂之長刀，與刻零碎者不同。學長刀者習藝三年，進出師必備酒，從師者以十六七歲爲宜，學藝初成，技未必老；二十至四十之間，最爲出色。及至暮年，目力已衰，亦無足取。

文稿既定，首當選式。除金石圖書，版頭之大，莫逾於清御纂七經，小者則仿宋巾箱本，學雅堂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皆是也。通常爲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最便於刊詩，五言絕句空一字，七言絕句則適爲三句。

板之四圍，上爲邊，下爲欄。黑口書者，上下長象鼻，中列魚尾，書名卷數往往著魚尾下。花口書者，魚尾之上列總名，魚尾之下列書名卷數，又於頁數下列書齋名。白口書者，書名及頁數偏前，卷數偏後，無象鼻魚尾者也。

內典多作瘦邊肥字，半頁十行二十字，作十八字者亦有之。梵本款式異。江陰繆氏愛用寬邊瘦字，南溥張氏適園叢書有作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大抵觀文稿性質，以定款式。陳編俱在，任君自擇，此亦猶口之於味，嗜未必同。

刊刻始於儲料，料儲則質之鬆緊可以類選。世稱棗梨，實則棗木粗不可用，梨木以野梨爲上，惜石楠不易得耳。絲棉樹亦可用，但不經久，刻零碎者多用之。

材既選得，視書式斷片，浸之以水，經月始可，而急用者多煮之。浸煮之後，即以付鑄。鑄訖，陰晾，不可以鑄日，以免生裂，乾後搽以豆油，刮之使平，復以節草磨之，然後可以貼寫樣矣。

依照款式，先刻花格板，夾空三線，又較尋常格紙，多一中線，以毛太紙印若干以供寫樣。中線供每字主豎之用，有註則雙行小字以中線爲分界。夾空錢三根以中間一線爲本行之錢，其餘左右二線，所以爲字畫分之科，不刻，惟歸安朱氏韞邨叢書及李文忠公奏議寫樣用一錢，不用三線，此非尋常之例也。

先用白蠟在紙上輕抹一道，放紙型板上，用雨花石細潤者磨之，使紙之毛頭光滑，便於書寫。

大小字夾寫者，謂之雨夾雪。大字宜肥，小字宜瘦。

寫長體字或扁體字，皆視方體字爲吃力。

寫刻本，用篆隸，或歐字趙字者，須好手刻之，始免於走樣。

宋體字寫法，橫要平，豎要直，長字宜瘦，扁字宜肥，長字撇捺均宜硬，扁字撇捺均宜軟。不問橫之多寡，所空要齊，豎亦然，橫謂之倉口，直謂之間架。寫字能正最好，否則偏左不可偏右，右偏則行款必歪斜。

寫樣時發現錯誤，用刀另割一格，四邊略加漿糊黏貼。

樣既寫成可付初校。遇錯誤在本字旁加一△，另書正字於樣之上方，有脫落者加○，亦補書於樣之上方。

如本文須空格者，在應空處加一○，樣之上方亦應加○，如已空而實不須空者加——，樣頭注明接寫二字。如次行須移接上行者，加一乙，樣頭亦注明接寫，昔日稿中多抬頭之處，今則少此例矣。

寫樣之改補推動，只有限於一次，複核後再有刪除，則必須重新寫樣。複校重於初校，因經複校，即成定本上板矣。

用熟飯泡水，備一小木器如印狀，就板上壓融成糊，以手背由右至左刮平之；再將寫樣反貼於板。取棕毛刷，輕刷一道。再以刷排次觸之，米土粉均勻灑其上，復刷數道。使樣紙成茸，再刷去毛茸，晾乾，使乾透再以節草磨之。

樣中有剝補者，其法與前同。而晾乾後，再將底層紙揭去；不能揭者，以節草磨之。

其次發刀，謂之開刻。取法條刀與平口刀，左手按尺，右手持刀，逐線引之，在所引之綫上，再

扯以刀，手重者兩刀，力輕者，往往三刀。然後將板倒持，仍在原線處，復扯以刀。直線完畢，即從事打橫，案字之橫，逐一劃之，此時應加豆油一道，再案字筆畫，先自左刻起，撇捺豎點，各刻一刀。字左之木，均由發刀剔清。刀不宜站，站則字不經久，臥之則倉口間架，不得分清。發刀者宜斟酌於站臥之間。

發刀畢，則歸挑刀，挑刀伊始，必倒持板。夾空線先鐮右邊，即原樣之左綫也。據發刀之刀痕，逐字細刻，第一刀要重；二刀略輕，三四刀以軟，依次減輕，板木漸去，略現梯形，此挑刀之剗木法也。

撇與豎刻法同。撇有二種：曰直撇，如月字撇。曰橫撇，如參字之四撇，第一撇長，第二撇短，三撇著中，四撇短於一撇，撇多者同此。但撇尖應倒刀鐮之，否則如鼠尾。刻楷書者，不用倒刀，鼠尾撇爲上。點有三種：一種平點，如寶蓋中點，上平必豎形，一種左點，應向左邊，一種右點，作半瓜子形。例以心字，中一點謂之平點，左點即左點，最後一點，則半瓜子點也。

刻豎宜直，頭要平，尾如蛋圓形。上接橫或下接橫者，如田字，至橫爲止。豎多者左豎略細，餘豎應相同，不能再有肥細之別。

鉤向左者如鵝頭形，向右者謂之剔，剔刻法如橫，起手重，落手輕。

刻橫宜平宜瘦，大字略肥，但不逾鑿之半，刀不可站，站則字易漫漶，餘如發刀，捺如倒撇，要步步緊，全板之撇應一律，不可有肥細之別。

挑成，則劃左邊空，即原樣之右線，字內之闕（如木屑等）用鏤空鑿逐字剔之，名曰剔闕。用熱水洗板，板上紙衣盡除，於是始完成挑刀手續。

打空，先用刀將字頭字脚劃一道，月牙形之闕口鑿與木鏤細細敲之。則無字處之木去完，靠線左右近之木，再用半分平口鑿錘之。所有未清之處，仍剔以鑿。空內如有鐵形癰疤，先用平口鑿敲碎，而後敲之，免傷月牙形之鑿口也。

案照原書規定邊綫之粗細，放寬鋸之，復以鐮細鐮之，或以鏟刀修之，如此始得與原線相符，上下左右，四方應勻稱，不可參差也。是謂鋸邊，至此板已成矣。

板成，印樣。紅樣爲多，亦有用藍色者，或選刷黑色。紅樣可改藍，黑，而藍黑色則不可重印紅樣。

刷印器具，以棕爲帚，又用碎棕裹棕皮，包裹既聚成掃：印時帚宜輕，免傷字，掃要重，方顯出

字之精采也。

據樣再付校，此爲三校，校刻樣與校寫樣同。

校出錯字，卽爲挖補：先挖一方孔，而後削以木釘，略大於孔，敲之，嵌入，以剗刀剗平。再描反字，當與本樣彷彿，字體不可有粗細。若參差殊不美觀。筆畫有關斷者，用刀刻一痕，取小木片插上，剗平，修之。至刪增遇有掛脚處，未嘗不可挖補，否則更動行款太甚，必須重刻，非僅挖補之事也。

既經挖補，以小紙條連改正錯字之上下，印出粘於書眉，是謂小樣。此小樣供四校之用。

四校爲最後一校，應據挖補後之改樣，小樣，逐字對過，無錯則成定本，可以付印已。遇錯，隨時仍可再補，好在印量任意，（通常印三十部）一發覺錯誤，卽可改正也。

印書始於製墨。製墨之法，取炭窰之窰煙，化牛皮膠爲水，和之。成厚粥狀，調之以，儲之半月，成稀麵糊，將墨粥拌勻，盛入缸藏之。至時霉天，則臭氣四溢，然必經三四時霉天，始能用也。倘急用之，則墨色必浮，觸之則糊。是墨愈久而愈佳。印書時，必先用馬尾篩破水漚之。渣滓可以傾去，取其餘印書。

能手印書，墨氣前後一致，邊欄一律；次者則有鍋巴，鹽豆，倒邊塌欄之弊，鍋巴者書中直現一塊白；鹽豆乃斑駁之稱，倒邊塌欄皆手腳輕重所致，遂多毛花。

印紅書者，不可用洋紅，以其見水即化。上者以銀硃桃丹合四六成，用白芨煮水和之。下者，如舊日以紅莧菜煮湯，收膏應用。均能沾水不變色。惟莧菜水現紫黑色，銀硃桃丹則較鮮豔。今通常皆用銀硃桃丹，已不知莧菜水之可書已。

藍色亦不可用洋藍，亦以其見水即化。古法用靛花，染坊之所用也，今多用紅毛藍，惟非中土所產，故不易得。

舊日有印五色套板者，除黑、紅、藍外，餘如續畫之破色，不具錄。

印書以手製紙爲宜，手製紙俗稱本紙。紅藍色書宜用杭連，杭連每刀九十五張，每捆十五刀，長三尺二寸，寬一尺八寸。小板印十二裁，中板印八裁，大者六裁。十二裁書，成書時長爲五寸七八分，寬四寸。八裁書七寸半，寬四寸二三分。六裁書長八寸，寬五寸。此長杭連印書之大小尺寸也。

通常毛邊，又名官堆，亦曰太和、響化、古城，以產地名也。近年所用美大仁如前之太和邊，今之白吉正已不如前之甯化邊。太和邊每捆刀半，是謂六五邊。每刀一百九十五張，上者足數，下者數

不足而破碎多，張片亦有厚薄，不如上者之勻稱也。長三尺六寸，寬一尺六寸，紙質差者尺寸亦往往不足。當日江南官書局所印史書，均六裁。六裁書，長七寸七八分，寬五寸六七分。書品呈方形，如講究書式，去長頭四寸，則寬五寸，長七寸七八分，略較雅觀。內典用九裁，紙尺寸不足則多用八裁，賽運紙宜印黑書，尺寸與杭連同，書之大小亦相似。今殊難購。惟此紙最經久，愈久愈美觀。

毛太紙有二種，一曰重太，一曰輕太。十年前重太每刀一百九十五張，輕太每刀二百九十張。重太尺寸足，紙質佳，輕太則紙質薄，破碎多。毛太僅可六裁，板頭大者不宜用。

裝訂，當先備書壳。通常用毛邊拖栗色，半年後付裱，裱時麵糊加礬，以免蟲生，廣東則多雄黃紙。拖磁青色者，用杭連紙。以蘇州製者爲佳；精者以坑連裱，次者用洋紙裱。

印成書，訂時，經過分、摺、齊、下錐、上面、裁、沙磨、打眼、穿綫、貼簽，十道手續。分有大分小分之別，大分者將所有書紙攤開，案號揭起；小分者，順序排列，依次取之，摺亦有二種，一曰拈摺，一曰復摺。黑口象鼻寬者，用拈摺；象鼻窄者，非復摺不可，否則露白。齊之法亦有二，一曰扒欄，一曰撒欄。扒欄者自上向下齊；撒欄自下向上齊。最難爲撞口，撞齊，能者可使齊成一線，次者則參差不齊，是謂毛欄。下錐宜直，不可歪邪，上下打孔用紙捻插下，紙捻分大小頭，小頭穿孔

抽緊，捏平，再以錐敲之，有用巴銅鑲者，必須四孔，紙撚長形，反面加結。於是上面，即所謂書壳，加看頁，護頁，面有雙面，單面。單面加半張看頁，首加護頁整張。雙面則不加護頁。裁書注意上下前後一律，多以脚踹下刀，裁齊者，舊日用砂石，今以砂紙磨，使刀花磨平，然後打眼，觀書之長短大小，酌量行之。惟眼之距離，不問書之冊數多少，應一律。打時用細長之線錐。粗錐打眼則不相宜。六裁書要用肥線，八裁用瘦線三條，此絲線之專名。穿綫時綫相糾擾，必以針撥平。書訂成，最後貼簽要用麵糊滿貼，亦有貼簽之兩端者。滿貼爲實貼，此則浮貼。書簽四周邊外白紙不可逾一分。

蜀爲五代名都，以刻書著稱。民國以來刻手已少，在成都惟嚴氏有老刻工，所刊晉韻學叢書極精。庚午入蜀，余嘗講學於國學院，見存古學堂所存版片，久未修補，因取陶情樂府印之，又另取講義曲雅付刻，於是近十數年，刻書之風復盛。楊子霖，黃致祥皆其著者。而黃氏茹古書局亦居然與嚴氏抗衡矣。蜀之刻手，多爲岳池人，岳池陳氏樸園主人以藏書聞。己卯，余居白沙，嘗託刻楚風烈傳奇一種。又爲介刻手於支那學院蜀院，應歐陽竟無先生之命也。

金陵三山街爲明代刻書者所聚，如宋時之臨安。富春堂等，則猶陳氏書棚，皆卓然有聞者也。近百年刻書業則始於洪楊事變之後，隨會左而起者曰李光明，江南官書局所刻皆出李氏。其後則有姜氏

，刻內典者則爲潘氏。李光明在秦狀元巷，潘氏在承恩寺十間房，主人曰潘文法。姜氏名文卿，在東牌樓黨家巷。

南京刻手多陶吳人，而後揚州、丹陽多有習其藝者。當日刻書如繆藝風時，每萬字不過制錢十六串，板費亦在內。

姜氏所刻有合肥李氏集虛草堂叢書，金壇馮氏蒿庵類稿，寶應成氏遺書，貴池劉世珩暖紅室，南陵徐乃昌積學齋叢書及閩秀詞，而江陰繆藝風書爲姜氏刻者尤多。文卿子瑞書字毓麟，與余最相得。今亦年將六十矣。古微先生疆村遺書及余所刻飲虹移叢書，皆出毓麟手。丁丑變作，毓麟盡棄所有，惟運板至姑孰，因以保存者不少。

四十年前能刻圖像者，惟金陵刻經處，各種佛像雕板極精，皆潘文法，姜文卿所爲，今乃不可得矣。

能刻做宋及輾轉字者，有黃岡陶子林。如南潯劉氏嘉業堂之四史，劉世珩刊之金石契，及武進董綬經諸書均出陶氏手，爲一時所稱。

北平龍文閣主人，爲南京之陶吳人，十年前所刻書頗有聞於北方。今不知尙存否。他若蘇州穆子

美，閉歇已久。揚州碑橋鎮王氏專刊內典者，在今亦無存。杭州謝姓之渭文齋聞已停業。

壬申，余在開封，於書店街得馬氏集文齋，嘗與邵次公先生託刻書籍，自是汴中遂多刻書者。

丁丑，避地漢皋，因篋中有長春韓辰樂府寫樣，以付武昌墨耕齋，其人非習長刀者，故所刻未能入格。

湘中所刻書，字方而黑，思賢書局發售者多類是。長沙福勝街段文益堂，曾於二十三年刊亡友吳碧柳白屋遺書，寫字者名段遠鑑字季光，大體仍受其鄉風。既經劫火，不諗段氏今何若矣。

丙戌還都後，余力助毓麟復業。先是乙酉之冬，余自渝而東，毓麟方結束，將歸耕泰州。板片已多朽腐，刻手盡行遣散。幸余早一月至，百方勸慰，囑以祖業爲重，明年京市設志館，余受聘主其事，集鄉人所刻書板，劫後之僅存者，邀毓麟主持修補，刻手漸招還，不一年略復舊觀。而李光明，湯明林諸家皆蕩焉無存。環視宇內，能精刻書之藝者，今日惟有姜氏矣。所願毓麟收徒，俾中道不至絕傳。並舉平昔所聞於毓麟者，筆之於書，有志將書稿付剞者，尙亦樂許之乎。

織造餘聞

南京緞業與國同運。自九一八遼東淪陷，玄緞銷場隨之喪失。於是緞業乃大衰。在今日言緞，猶白髮宮人談天寶遺事。雖然，緞業關係南京人生計至重。在最盛時。織機萬數千張，倚此爲生者二三十萬人，魏敬生嘗邀齊管貝鏡秋、蔡鑑秋二君，爲予談此業之梗概，錄爲一卷，曰織造餘聞。

南京緞業用絲分兩種，經絲取自硤石，長安。緯絲取自塘棲，新市。江寧橫溪謝村之緯絲亦著名。江北一帶，絲價較賤，然不如浙絲也。染玄用陪子，槐米、茶油、粟穀、蓋馨、明馨。亦有用豬胰者，質品則用小粉，惟以陪子與馨爲主。

種桑養蠶，織造之造端也，惟工作始於「攪絲」。售絲者爲絲行，南門沙灣最多，城北則聚於北門橋。取浙絲「搖經」者有經行。「鄉貨」必先投行。購絲然後「發染」，染絲經亦有專坊，染畢發予「絡工」，絡成則屬「牽接工」，牽罷上機，機上接成，接成則始織。

造機者有木工，竹工；又有「打範」工人，「紮扣」工人，「梭子」工人，打線工人，挑牌工人，各司其事。每機織工需二人，重貨十五日輕貨亦須十日，庫緞謂之重貨，輕則棍欄之屬。

陳作霖炳燭里談卷上，機包子條云，俗語力任聚事曰包，事兼數人者亦曰包，乾隆中車駕南巡，臨事機房，見織工短衣盤髻，氣概雄赳，笑曰此真機包子也，由是人皆以機包子呼織匠云。

城南人多織玄素，摹本，城北人則善織雜色花緞。民國初元，嘗一度改用鐵機，未著成效，未幾又復木機盛行。

建絨，漳絨，亦產南京。孝陵衛一帶織戶多爲之。其質料仍用絲經，與織緞同。「經緯店」以收絲之所剩餘者，每賣與絨業。

緞業每經偷扣，往往歷八道私除，俗稱「八賊行」，曰：絡經，絡線，染坊，搖經，牽經，料機，打絨，打範。

通清時，天青緞銷行最廣，以用作官服之用，命婦之服亦然。他如二藍，大紅，鴉青，亦並流行，入民國後，僅用作小帽，鞋面，均限於玄色。

近五十年，南京之名緞號有楊裕隆（門東小磨房），于啓泰（釣魚台），魏廣興（門西高岡里），高岡里有「四興」（魏廣興、王聚興、劉益興、張恆興），他如胭脂巷之張德茂亦著。楊裕隆有緞行之稱，其後有黃錦昌，今則有賈晉豐、王振昌。小戶尙存卅餘家，已不能成號，即所謂機房是也。

于啓泰號房分多，仍各業緞，有大于啓泰，小于啓泰之稱。收歇於民國十三年，楊裕隆，黃錦昌皆先停業，魏廣興則閉止於淪陷時。緞有庫緞，絨仰，靴素，魁素，大進素之別。民國初年所改良之「欽脚」「斜紋緞」，未能盛行。

緞業領袖，昔日有質夫之父，稱曰張漢，及魯某，齊名「張魯」。其後于啓泰主人于少彰，魏廣興主人魏芝房共同主持緞業公所，興辦蠶桑公所，又後則有黃月軒，月軒今已年八十餘矣。

緞分十餘種，自一萬三千頭（經線數）至二萬三千頭；門面自二尺四至四尺四。長自四丈至五丈五尺。

緞價每疋自銀三十兩至七十兩左右，合銀幣四十餘元至百餘元，此數爲清末民初時之定價，數十年無多更變也。

緞銷至日本者，曰東洋帶子，每年約一千餘疋。織錦則銷美國，雖亦用絲，在緞業爲外行，今中華路張象發號爲第一。

紅黃色花緞俗名京莊，行銷蒙古西藏，緞業稱爲花行，以城北祁家爲最。開機無可接，是爲「撈範子」，此亦一專門術語也。

「萬家機杼聲」，蓋指門東，門西及南鄉一帶機民而言。拵經工人多嚶化門，燕子磯人。機業學徒，亦以三年滿師。與他業同。

南京玄色緞所以勝於蘇杭者，因用秦淮西流水。太澗，西湖水多雜色，惟西流水可以保光。故玄色緞爲南京之精品。

自購辦原料至出品之日，最速亦需三月，手工業終不如機器工業之迅速也，機工今所存者皆老弱，已不滿千人。少壯多已改業。

按緞之成品，凡原料，染料，無一非國貨者；所有工作無一出自人力者，是不獨市民生計攸關，亦社會經濟之所繫，自毛織品代緞而興，呢帽皮履代舊帽鞋而起，於是緞業遂不復振，南京自十六年建都以來，市民生計日苦，回憶緞業興盛之日，恍如隔世！

賈晉豐主人賈老鑑西，今尙健在，是爲緞業中之膏粱光殿，對於織造業興衰之故，爛熟胸中。他日求教，必有以增益吾聞也。

鴨 史

金陵之鴨名聞海內。宰鴨者在今日約有百家。鴨行在水西門外，約三十家。銷鴨以冬臘月爲多，每日以萬計。

鴨之來源，以安徽和縣、含山、巢縣、無爲、全椒爲多，六合及本京近郊估極少數。鴨客人（即鴨販）到京即殺行。鴨鋪（即鴨店）上行，由行客舖共同議價。

六月之鴨，養不易大，所謂早鴨，因吃麥稍，體質太嫩，臘月之鴨，因天寒亦不易養育。八月之鴨最好，正桂花開時，故稱桂花鴨。十月，冬月，謂之宿漕鴨，以稻餵養，亦甚肥美。

鹽水鴨製法，第一、抹以鹽，再以鹽鹵浸之。煮鴨以前，在爐烘乾，以白水煮之。置生薑、蔥、茴香少許。天熱，亦酌用醋，解除腥味。製燒鴨之法，光燙以開水，塗以糖稀少許，用火爐烤之。

每年過重陽則賣醬鴨。製醬鴨之法，與鹽水鴨略同，所有鴨皮上之色，係用麻油與糖熬成之汁塗上。又醬鴨用頭等醬油，加五香、桂皮、薑、蔥煮之，非如鹽水鴨用白水煮也。醬鴨所以味美，以其時氣已冷，先一日煮成，次日發賣，故最可口。

板鴨製法亦與鹽水鴨同，惟下滿時間較久，置缸中六七日後，始行掛出，謂之弔胚。弔胚約在十月末，冬月初。弔胚之日，爲鴨業營業每年最旺盛之資。是時，京滬津浦兩鐵路，上下水長江輪船斷不有無客帶鴨胚者。

金陵近郊之鴨，以姑蘇爲最，而春華樓尤著。予嘗有浣溪紗云：却後梁台土一坏，秦淮於此水西迴，珠江門外潯湖臨。姑蘇清游曉已曉，我來十月鴨初肥，春華樓額正當眉。

南京舊金恆興開業已五十餘年，祖若父三代於茲矣，楊澤揆爲余邀鵝鴨業理事長左亮卿，談鴨業及製鴨之法甚詳。

江蘇省其祖亦爲鴨行，在北門橋設鴨行，一日，忽有感於宰殺之慘，棄其刀砧於三汊河，上牛邊門，候鴨業興衰，卽停業，歿年八十三，時稱其懷好生之德，故事大年。

鴨券者，由鴨店立券信諸人，人亦以券爲贈禮之具。初，券僅作錢三百文，其後銀三四角不等，南京淪陷後，鴨券之制遂廢。

武定橋樂樂春以炸鴨著，一鴨可以數吃，鴨皮烤，鴨油屏蛋，鴨脚炒菜，鴨之骨架煨湯，其所用鴨，皆取自對門之劉天興，蓋樂樂春與劉天興爲一家。並煨於丁丑之變，今日吃烤鴨者，多往夫子廟

老鴨羹。

國朝王爺子以善製鴨名，購取鴨料，最不惜工本。

國朝各地鴨店多以金陵分此相號召。北平便宜坊亦自稱南京老店，蓋其初爲本京人所設。

雖南京亦多用填鴨，以代燉鴨，填鴨係北方製法，非南京舊所有也。

此之鴨羹，有鴨血，俗呼鴨腹。鴨心、肝、肫、及腳翅四件銷場亦廣，皆謂之零碎。鴨肫銷上海香港甚多，而鴨毛爲出口大宗，行銷歐美，作羽毛紗用，故有以養鴨毛爲專業者。（鴨毛同此）

鴨店不用「只」字爲市招，如韓復興、金恆興、魏洪興、劉天興、濮恆興、蔡恆興皆其著者。大抵回京人佔十之九，非回教者十之一。近日又有以板鴨公司名者，則後起之鴨店也。

南京地名有鴨鴨鴨者，曰鴨子塘，在水西門內，城南程善坊附近有一鵝鵝巷，城北之鵝鵝巷則在北門橋三眼井。

民國以前，鴨商賣，兩塊鴨肉，一塊肫，一塊骨，共四塊謂之一賣。其後以荷葉包之，一包爲一份，再後則以碗計。當日一賣，僅制錢七八文。不如今日鴨價之昂也。

鴨羹，舊稱童子鴨，因取鵝於雛時，故名童子鵝。取鵝肉嫩而油肥者，置套汁中久煮而成。汁本

白水，加鹽糖少許，煮鷄愈多汁愈濃，套製而成老汁，亦曰套汁，此油鷄之所以得味。亮卿云，油鷄非煮熟的，是浸熱的，可知製油鷄之需時矣。

每年過清明，油鷄即停售，重陽後，再上市。十月冬月考最佳。

掛爐鴨與燒鴨製法略同，亦以供飯館用，尋常鴨店而不能備，老寶和及老萬全，六華春諸酒家所用，皆金恆興出品也。

鴨之臠白，或稱之曰美人肝，爲鴨零碎之最。南門外馬祥興以此得名。

琵琶鴨專供夏季旅行之用。去骨存皮，以蘆桿撐開，因不易壞，故六月間銷行最暢，前一年之板鴨，留在次夏煨湯，可以去火，湯是乳白色，南京人視爲美味。

鴨鋪不養鵝，賣鵝者多設攤。鴨業多賤視之。

廚製之鴨，如黃燜鴨，香蘇鴨，清燉鴨，又烤鴨，各有其味。此非鴨鋪所售。

昔日有侯莘生以能吃鴨名，一飯能盡數鴨，此猶清道人之於蟹。侯每以箸從鴨背一搥而盡揭其皮，此種吃法，或謂之候鴨。

鴨之重者有三四斤，時值每兩國幣十二萬元，一鴨之代價在今日約三百萬元。而全市一日所銷鴨

通常以兩三千隻計，是每日之鴨業營業在八九十億左右。（以上包括鴨販生意）

倚鴨爲生者，在南京約近萬人。鴨客人在五千人左右，鴨鋪家三千餘人，鴨行一千餘人。故鴨業在南京爲一大業。

俗語三家

俗語一作常言。修方志者往往輯錄諺語。藉觀其地之風俗，吾甯居江左，自古爲大邑，習用辭句每多通行天下，殆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通行語者，明金鑾燕爽齋樂府嘗集金陵常言爲詞，亟臻美善，而近賢若津逮甘氏，可國陳氏縣石琴朱氏均有俗語對之作，或已刊，或未刊，爰葺爲一編，以供譚叢故之助。其語蓋之今猶播人口云。

挨手撮脚

借客陪主

拉長補短

得錢不問主

鄉里獅子鄉里舞

啞叭吃餃兒肚裏有數

豆腐老蓋河房湯來水去

擺尾搖頭

相女配夫

牽精搭肥

有乳卽是娘

大家馬兒大家騎

瞎子坐首席目中無人

裱背匠開槽坊酒少謀多

右見廿熙實弄白下瑣言卷六

小大（江北傭女）

燒七（喪禮）

吃醋（妬也）

老童（小試不入學者）

洗三（浴兒也）

秤鹽（與兒戲也）

稀乾（逃學逃店之類）

掃鬼（說私話）

皮臉（不知羞）

杏核（小兒高興也）

出神（默思也）

肉頭（無決斷）

油炒飯（肥美也）

醋泡茶（將就也）

繙數氣（盛食器）

狗套頭（無襟背心）

掛蓑衣

刺繡鞦（皆挾妓市語）

食坐子（因人被嘲）

偷冷槌（爲人掩襲）

小頭鬼（作事不大方也）

大脚仙（江北傭女）

鬧蟲蟲

摸雀雀（皆與兒戲）

踢疼腰（嘲其短處）

扯繡筋（謂其不勤）

猴勾虎跳

驢去馬來

坐冷板凳

鑽熱被窩

七菱八落

十 九空

借溝出水

拆屋還基

眼睛會說話

拳頭不認人

丟在腦殼後

攥在手中心

六人三對面

大眾一條心

脚面上支鍋（暫且不安也）眼睛中出火（看人眼熱）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疑心生暗鬼

醉眼看醉人

眼生向頭頂上

心夾在腦殼窩

拉龍拉龍扯扯

騎馬騎馬顛顛

前船是後船眼

死馬當活馬醫

眼淚咽在肚裏

鼻涕淌到嘴中

甜哥哥蜜姐姐

黃爺爺黑媽媽

打是情罵是趣

坐不安睡不寧

牌股上戴眼鏡（言背
光也）

喉嚨裏掛燈籠（護好
食也）

媽媽釘住雙腳（言折不
開也）

蟬絲蟬上烏龜頭（嘲蠢圓
滑者）

小兒口中討實話

禿子頭上放毫光

推開窗子講舊話

站在樓上唱高腔

磕個青果泡茶吃

終日打柴終日燒

瞎貓遇着死老鼠

大家馬兒大家騎

大人那記小人過

八人大轎九人抬

打杯冷燒酒麻麻嘴

姦狗跟狗姦雞跟雞

癩叫

蟲蟲飛

辣通頂

燙鑽心

燒冷鍋

鑽熱灶

上雄書

吃急酒

發火根

拖油瓶

叫螞蚱

獸烏頭

穿山甲

撲燈蛾

打悶棍

偷冷鏈

穿著紅襖當火吹

偷著草鞋戳破脚

鑽姑養個碎烏龜

巧婦難炊無米粥

飽漢不知餓漢飢

買塊熱豆腐潑潑心

魚有魚路蝦有蝦路

尖頭棒

鑽心釘

望門寡

倒筆窮

半面僧

兩頭忙

酒盞臉

油蒙心

今朝有酒今朝醉

生怕樹葉打通頭

鄉裏獅子鄉裏舞

老娘不是省油燈

兩場小麥一場打

裝龍像龍裝虎像虎

貓養貓疼狗養狗疼

右見陳作霖伯雨炳燭里談卷中

破靴黨

光棍堂

娃娃氣

媽媽經

見風長

轉經銷

鑽狗洞

裝蚊烟

戳頭鷄

笑面虎

草台戲

花仙瀛

種天婿

打地戒

寒徹骨

熱勾腰

揸硬棒	三隻手	醉八仙	上黑市	死婆臉
打破鑼	二姪頭	無二鬼	走紅門	活切頭
四把槩	沒脚蟹	木頭段	吃獨桌	上梁山
半開門	大頭蠶	火腿繩	唱對臺	下蘇州
小廟鬼	合家歡	吃白食	秋打混	眼孔淺
富家郎	隔壁戲	作媒	夜不收	頭皮饒
三尾子	定心丸	剝賸	告地狀	妨夫婿
四眼人	遮眼法	夾骨頭	想天方	害母生
下床氣	打油謔	私鹽包	三七搭	小頭鬼
見燈慌	消食咒	辣醋罐	八九分	大脚仙
兩頭幌	硬配硬	狗咬狗	抄手魘	草鷄毛
一掌經	光搭光	龜套龜	插嘴腦	花狐哨
軍顏鶴髮	剝皮老鼠	將蝦釣魘	斬草除根	
佛口蛇心	沒毛大蟲	見兔放鷹	撒花盞頂	
看歪頭湖	隔靴搔癢	指山賣磨	脚大臉醜	
算隔手賬	貼錢過莊	看風駛船	嘴尖毛長	
看獨脚戲	實心菩薩	上房撒梯	用門樞裏	

捆雙頭人

光頭弟兄

貼壁掛畫

啃飯碗邊

師姑尿布

調虎離山

雪中送炭

借刀殺人

道士經摺

引蛇入洞

火上加油

貼錢養漢

過河撒跳

間客殺鷄

捫頭放生

客來掃地

靠船下碇

替人牽馬

當面說謊

賊去關門

養大頭蟲

送喪鼓鑼

借花享佛

倚門賣俏

下瀾腳馬

隔年歷本

撒豆成兵

坐家招夫

賣對水燒

火燒烏龜

酒肉和尚

燒冷鍋灶

吃夾糖糕

紙糊老虎

柴米雷門

趕熱被窩

補門面杯

風流子弟

土淹眉毛

急水下搶

接線頭禮

露水夫妻

癡迷心竅

順風扯旗

啞巴吃飯

七搭八搭

瞎子炒飯

千差萬差

賣炒米帶秤

小吃大會販

財主滾三代

儘蠟燭念經

驗賭現拈頭

和尚吃十方

霸王硬請客

空心大老官

天陰背稻草

韓信亂點兵

尖頭小把戲

月洞看梅花

吃了齊心酒

手尖眼睛快

沈堂三開店

燒過斷頭香
宵心貼膏藥
脚面支錫鏟
泥佛勸土佛
釘頭碰鐵頭
一夫有一妻
百貨中百客
急來抱佛脚
久後見人心
饒大娘吃肉
老和尚剃頭
吃糗不當兵
出恭帶打酒
好吃又懶作
順帶不爲偷
騎牯牛跑報
趕鳥離上山

頭動尾巴搖
逼辣子下台
糊亡人過界
臨老了出家
清早上馮鬼
長船短卸載
窮客富盤纏
出頭就碰頭
開口還閉口
馮事慣打虎
到處亂搓鷄
是個大草包
出些新花樣
郭獸子招親
陳草包嫁女
搬磚自碰脚
吃水也寒牙

王小二過年
共酒肉朋友
打筆墨官司
王脆撈促織
大爺吃螺絲
眼前現世寶
肝裏自鳴鐘
睜眼睛跳井
挺肚皮過橋
小蚌蚌吃豆
老太太撒尿
頭頂鍋兒賣
手指幌子搖
天界寺鍋鏟
古林菴罄鏟
頭頂千斤担
脚踏兩隻船

啞巴夢着媽
瞎子遇見鬼
狐狸修得道
烏龜來拜年
獨拿眼三胖
代作馬九爺
鷄蛋尋骨頭
蜻蜓吃尾巴
穿草鞋進被
抱木主拜堂
鳳凰無寶不落
螞蟥有縫即鑽
長話不必短講
大材可惜小用
巷窺裏來趕豬
城關上看跑馬
說真方賣假藥

對準靶子射
蓋着盒兒搖
丈母看女婿
癡漢等丫頭
拔鷄帶剪綫
賣馬不離鞍
革去鍋巴糧
吃的裙帶飯
滿嘴熱蘿卜
一肚亂草包
打出刀來看鐵
揸着鼓去尋鎗
朝吃魚暮吃肉
前怕虎後怕狼
萬片遇見磁瓦
杉橋跟着木牌
撐着春盛進城

三盆和萬事
一手托兩家
騎驢叫脚痛
打狗看面情
劉二姐看會
武大郎現魂
蚊蟲叮炭灰
老鼠啃棺材
鹽鉢裏出生蛆
醫箱中跑老鼠
一個鼻管出氣
四隻眼睛談心
鬼糊鬼哄倒鬼
人比人氣死人
壁脚下聽鬼話

講大話用小錢
壽星老搗礪實
張天師被鬼迷
馬九爺帶皮條
豬八戒吃抹布
生米煮成熟飯
砒霜當作洋糖
三更燈火五更雞
一碗鍋巴兩碗飯
多個香爐多個鬼
一朝天子一朝臣
捧齋豬頭沒廟進
不吃羊肉惹身膻
打折孤拐望外撇
接起頭髮過幾生
九等生寬十等作
一夜夫妻百夜恩

拏起夜壺漏矢
外明不知裏暗
前吃以至後空
三更鼓吃牛湯
六月心想魚凍
二百里外聽銃
三十晚上說書
酒店門前脫單褲
義塚地上頑雙刀
拾着紅囊當火焰
過了黃梅賣簑衣
打虎須要親兄弟
騎驢偏遇親家公
蝦蟆想吃天鵝肉
螞蝗叮住鷲絲脚
賣嘴郎中無好藥
燒鍋和尚上高臺

床肚裏放風箏
屁股上帶眼鏡
喉嚨裏掛燈籠
吊死鬼打飛脚
搬不倒雲相想
打開頭髮賭咒
捏着鼻子叫乾

一人云如二人智
立里刻着十里行
兩條要路帖主
吃酒只開把盡人
絲帶三寶服
好衣怎個同象格
區脫長牙齒樣像
瓢瓢漏尾巴現形
後與前將前浪去
絲帶三寶服
真個頭頭擺起
左邊袖手右邊刀
念兒經讀打和尚
但願文章中試官
條條和尚是才子
後會徒弟打劫佛
無條件的有錢事

太歲頭上莫動土
宰相肚裏好撐船
世間惟有讀書好
天下無如吃飯難
直着膀子穿衣裳
比準屁股裁尿布
丟去拐杖受狗欺
見了井裏怕蛇咬
倚着和尚來罵禿
抱的孩兒去當兵
捧着銀碗來討飯
拿到金銀錯換錢
今朝有酒今朝醉
各人作事各人當
二分顏色開染坊
三個和尚沒水吃
今日騎馬又坐轎

別人牽牛來拔橈

吃生米過着壹稻

淡早飯麵見除糕

一、二、慢三、休歇

七雷八嫌九臭賦

有錢打得手指肉

生意做到骨頂皮

論兩就兩論風就

泰山吃山菜水吃

馬醫當作馬

補以墓元天越兒

之利在弟與一弟

任是朝馬有時跑

如何看别人

References

中國出口貨物

右見朱朝柱石琴二度梅花館雜著稿本

82

21-100